

沧桑岁月稠

宋凤仪

著

细雨清别过小窗，闲将笔墨寄疏狂



沧桑岁月稠

宋凤仪 著

宋凤仪 著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沧桑岁月稠 / 宋凤仪著. --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4.7

ISBN 978-7-5354-7290-8

I. ①沧… II. ①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15696号

选题策划 | 金丽红 黎波 安波舜

责任编辑 | 清雅

扉页题字 | 朱旭

封面绘图 | 梦雨

装帧设计 |  Destiny

版式设计 | 李方磊

媒体运营 | 张银玲 王艳伟

责任印制 | 张志杰

出版 |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 027-87679310

传真 | 027-87679300

地址 |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B座9-11楼

邮编 | 430070

发行 |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电话 | 010-58678881

传真 | 010-58677346

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6号时间国际大厦A座1905室

邮编 | 100028

印刷 | 三河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 880×1230毫米 1/32 印张 | 8

版次 | 2014年7月第1版 印次 |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字数 | 150千字

定价 | 36.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10-58678881)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



细雨清阴过小窗

闲将笔墨寄疏狂

摧残最怕东风恶

零落堪悲艳蕊凉

前言

我的父亲是一位曲艺爱好者，每有名角云集的演出他都不会错过，总会带我一起去欣赏。在诸多的鼓曲中，他独爱京韵。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京韵鼓王刘宝全、白云鹏等几位前辈大师都已年趋高龄，将息舞台；此时，新秀崛起，小彩舞（骆玉笙）、阎秋霞、孙书筠等涌现在观众面前。因为鼓曲后继有人，父亲格外兴奋，只要有空闲，决不错过一场他们的演出。有时我听不懂鼓词中的内容，父亲就会耐心地讲解。日久天长，在父亲的影响下，我也对鼓书艺术产生了兴趣，并成为一名鼓书爱好者。

据传，鼓曲是清朝中期来自民间的艺术创作，所以许多唱词是平民秀才书写的，后成为八旗子弟们的最爱，是他们闲来无事的试笔，相传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它蕴含着中国文化的特性，经过几代艺术家不断地再创造、再提高，流传下来，才得



以形成今天的许多经典唱段。鼓词的内容多采自历史和民间传说，以及日常生活中发生的大小事情，因此十分贴近民情，通俗易懂。经过了千锤百炼的名角们，基本功非常过硬：吐字归音字正腔圆、韵味醇厚，没有一个是倒音吃字的，每句唱词都清清楚楚地送到观众的耳朵里；音韵悦耳动听，确有白居易在《琵琶行》中所形容的“大珠小珠落玉盘”般的艺术享受。称得起艺术家的角们讲究在字里行间非常细腻地表达出人物的思想感情，塑造出鲜活的人物形象，这就是说唱艺术的魅力。在国际艺坛上，京韵这支艺术形式是独一无二的，是我国独有的，它是中国的，是民族的，也是国际艺坛的文化财富。这些鼓书老艺人在旧时代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无可奈何地忍受着不公平的偏见，可是他们却有着鲜为人知的高尚情操和品德。

比如，骆玉笙先生。当年，我因演出需要，到天津曲艺团体验了一个月的生活。那时，我每天都跟在骆老身边。有时随她一早到团里指导年轻演员，有时看她练功，陪她到剧场演出。闲下来的时候，骆老就给我讲她的故事：她从小就随着养父辗转上海、南京、武汉等城市，为生计奔波。几岁大的时候，她就要演杂耍，或唱小戏。上海大世界、南京夫子庙、汉口大舞台，都留下了她演出的足迹。艰难的生活培养出她坚韧要强的性格。生活体验结束时，我和骆老已成为好友，和其他几位鼓曲老艺术家也熟识了。他们真情实意地带着百分之百的信任，向我坦露自己曾经历过的坎坷生活，她们的故事感动着我，作

为我创作的动力。我愿意尽所能的让世人了解他们过去的艰辛和他们对祖国、对民族朴素的热爱。因此，我萌发出以此为题材写一部三十集电视连续剧的想法。他们曾经讲述的生活片段为我提供了原始素材。当然，这里也有我的选择、集中和艺术加工。

也许是我智少慧缺，拙笔不能生花，虽然曾有过几位艺术家给我支持和鼓励，但是又苦于缺乏资金无法拍摄，这样一拖延就是很多年，直到今天也未能如愿，由此我放弃拍摄电视剧的奢望。人家都是从小说改编成电视剧剧本，我是从电视剧剧本改成小说，这种反其道而行之的做法也是出于无奈。

现在他们都已仙逝，我本希望他们健在的时候能看到电视剧的播出，实现我曾对他们的承诺，如今我成了一个失信的人，想起来心里就很愧疚，因此我下定决心改变艺术形式出版小说，以此慰藉我所敬重的老朋友们的在天之灵！

宋凤仪

2012年2月12日



一九八四年早春的一个清晨，侨居美国圣路易斯多年的廖世祁和往常一样，在公园的长椅上坐下，戴上金丝眼镜，打开刚买到的海外版《人民日报》，顺页浏览。已是古稀之年的他神态安详，从眉宇间仍可看出年轻时的英俊不凡。

突然，廖世祁拿报纸的手抖动了一下。一条消息跃入眼帘：“本月廿六日晚七点十五分，在民族剧场隆重纪念老艺术家严美蔷舞台生活五十年演出。”

他一遍又一遍地默念，确认自己没有看错后，才抬起头来。在他心里尘封已久的那扇记忆大门猛然打开，旧时人、旧时事、旧时情，一齐涌上心头。他有些不安，又有些怅然。长长地吐出一口气后，他下意识地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只精致的景泰蓝工艺的小怀表，深深地看了一眼就紧握在手心，然后缓缓地贴在自己胸前。他紧闭双目仰靠在椅背上，似在养神，其实他正放任自己的思绪驰骋……



他完全沉浸在封存将近半个世纪的记忆里，失去了重新关闭这扇大门的能力。过了很久，一条花斑狗从身边经过，才惊醒了他。打开紧握的小怀表瞟一眼，时针已经指到十二点，没想到已经过了这么久。他把腰挺一挺直，从容地站起来，又漫步在绿茵旁的甬道上。

在大洋此岸，中国北京的一座居民楼里，廖世祁的姐姐廖漪清刚刚起床，她身着缎面绣花的睡衣，懒洋洋地坐在沙发上，拿起没有织完的儿童毛衣顺手织着。出身名门的她虽然年逾古稀，可是体态和容貌依旧能看出早年的风韵。

此时，年届不惑的李文彬向母亲道过早安，随手把当天的早报递给她。漪清边戴花镜，边对文彬说：“好容易今天休息，不带着女儿和媳妇玩玩去，倒跑来看我，要真有个头疼脑热的，我自然会打电话给你的。”

文彬知道母亲的一片心意，不愿意母亲为他操心，虽说母亲有多年跟随的保姆梅香照顾，但老人家终究年事已高，做儿子的还是不放心。母子闲谈间，文彬提到自己的女儿小宝很想奶奶，漪清听了欢喜，要文彬下周把儿媳、孙女都带来，正好让孙女试试她刚织成的毛衣合不合身。

文彬拿过小毛衣展开来看，嘴里连声称赞。漪清笑着拿起报纸，翻阅间她忽然注意到一个标题，更加仔细地默读后，她放下报纸静静地出了会儿神，又自言自语道：“她都唱了五十年

了，好快呀……”

母亲反常的神态引起文彬的注意，他好奇地问：“妈，您说谁？”“严美蔷。”“严美蔷？”文彬刚想继续问严美蔷是何许人也，电话忽然响起。

“喂，世祁呀。嗯，我很好呀。”漪清有种预感，这次弟弟打电话来不是平常的问候，他一定有事情找自己。

果然，“你也看到了？……噢。什么？你决定回来一趟？”文彬发现母亲听电话的神情有些恍惚，言语也有些支吾，最后母亲说了句“好吧！那一切见面再谈吧”就挂了电话。

漪清没有和文彬说什么，只是有些发愣，好像仍然沉浸在刚才的思绪里。文彬不知母亲为何如此，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舅舅有什么事情要回来吗？”漪清回了回神儿，对儿子说：“他让你替他买‘严美蔷舞台生活五十年’演出的票，演出那天他会从美国飞回来的。”

母亲的话让文彬很意外，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他和舅舅虽然没有见过面，但母亲却时常提起她唯一的弟弟，因而文彬对舅舅并不陌生。舅舅做事一向沉稳，怎么这次会……

文彬想，舅舅竟会如此痴迷京韵大鼓，他是痴迷严美蔷这个人呢，还是欣赏她的艺术？舅舅离开祖国四十八年，他怎么会认识严美蔷呢？绝不是痴迷这个人，一定是从录音带里听过的严美蔷精彩唱段，让他着了迷，这次回来可能是要目睹一下她本人的风采，再不然就是听到乡音引起他的思乡之情，故土



总是难忘的。

“明天早晨七点钟就开始售票了，严美蔷可是一票难求的，你得早点去排队。”

“嗯，知道了。”

“记住了，也给我买一张。”

“您？您也去？您不是从来都不听曲艺的吗？”

“我不是去听曲儿，我是去看人！”

“看人？您认识严美蔷？”

“她年轻的时候，我们有过一面之缘，五十年啦，我想再欣赏她如今的风采。噢，对了，文彬，差点忘了，一定要买到第三排中间的座位。务必！”

“这又是为什么啊？”

“傻小子，哪儿那么多为什么？重要的是明儿一定要把票买到手，切记是第三排中间的。”

第二天一大早，天色刚刚泛白，文彬就匆匆赶到了民族剧场。大老远儿他就望到售票处前排起了长队，他快步走到队尾。前面有位热心人，把手里拿着的报纸卷成筒状，当作扩音喇叭，大声地喊：“咱们自动排好队，前边别再加塞儿了，自觉点儿，大家伙儿都是天黑就来排队的啊。”他边说边跑到后面去维持秩序。虽说是冬去春来，却还是乍暖还寒，冷气袭人。

等待买票的观众们不停地跺着被冻麻的双脚，有的人蹲在地上往外倒棋子，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只要蹲下打声招呼，就

开始楚汉交战，三三两两的人围过来观战，趣味之高不逊于下棋的人，而且还指手画脚地出谋划策。

一位老工人搓着双手，时不时地往队尾扫一眼，看看这会儿工夫队伍又排出多远。一位矮胖的人看看手表又看看队长，有点儿着急地问：“还差两个多小时才卖票哪，怎么就这么多的人？”一个上海口音的人也有同感地接着话茬儿说：“哎哟！真格乖乖隆地咚哎。”老工人向这二位点点头，算是认识了，接茬儿说：“严老真不愧是红遍大江南北的名角儿，韵味醇厚，有功底呀！”“迷人哪！字正腔圆，犹如珍珠落玉盘，真是绕梁三日余音犹在。”

在大伙儿议论的工夫，那胖子手捏着鼓板，摇头晃脑地哼起来：“马嵬坡下草青青，今日犹存妃子陵……”唱到最低腔的时候，他怎么也低不下去了，一下子岔了音，旁边的人忍不住笑了起来。胖子解释道：“这两天嗓子不在家，多少还能唱出这么点儿韵味来就是了，您看哪？”老工人也笑了，他直率地说：“不敢恭维您哪！”众人都笑起来，在谈笑间不知不觉两个小时就过去了，只见售票处打开窗口，开始售票。

文彬排在老工人的后边，他不时仰头向队前看看，又回头向队尾瞅瞅，心里有点发愁，不知一次能购买几张票。他客气地向老工人说明舅舅廖世祁是特意从美国赶回来听这场演唱的，他希望如果谁有多余的票能够匀给他一张，特别是三排中间的，他愿意付高价。



老工人被侨胞万里之行的热情所感动，答应匀给文彬一张票，并代他寻找三排中间的票。果真，在高价的诱惑和老工人的热心协助下，终于找到三排中间号的买者。文彬如获至宝，他把票小心翼翼地放进皮夹内，又向老工人表示感谢后，告辞而去。

黎明的晨光已经逐渐散开，橙黄色的太阳冉冉升起，林荫道上，却仍是静悄悄的，只是偶尔有一两个骑自行车送牛奶或送报纸的人穿行而过。文彬看看表，离上班的时间还早，就直奔母亲家。

文彬兴冲冲地跑进来，见母亲正在和舅舅通话，忙拿着票冲她摆摆手。漪清见了儿子的得意神色，便对世祁说：“放心吧，文彬已经买好票了……嗯嗯，是三排中间的位置……哦，你后天下午才到？……好，好，咱们不见不散。”

文彬一听舅舅得在演出当天的下午才能到北京，而演出的时间是晚上七点半，他很担心舅舅能否准时到场。漪清倒是挺放心：“你舅舅从不迟到，何况这次是这么重要的演出呢，放心吧。”这是文彬第一次和舅舅见面，他打算准备一份像样的见面礼。“你就别操这份儿心了，舅舅又不是外人，我来安排就好了。好了，已经八点了，你上班可不要迟到啊！”漪清微笑着目送儿子出门。

二十六号傍晚，在民族剧场的门口，观众络绎不绝地走进剧场。为了迎接世祁的归来，漪清身着盛装，挽着文彬的手臂

款步而行，像是要赴一个隆重的宴会。在门前伫步，文彬不停地东张西望寻找着，漪清的心情倒是比较平静。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离开幕的时间越来越近了，却仍不见世祁到来。文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不停地转悠着，时不时地眺望一下远处。漪清的平静也逐渐消失，心里不安起来，轻轻皱起眉头思索着。她着急倒不是怕世祁赶不上看这场演出，是怕飞机出事。马路对面有一个卖食品的小店铺，里边有电视，正播放着新闻。漪清赶紧让文彬到小店里去问问，新闻里有没有播放关于从美国来华飞机失事的报道。文彬打听后，回来告诉母亲并没有此类新闻，漪清的心才踏实下来，她估计世祁是误点了，看看表，离开幕还有五分钟，不得不进场了，可是世祁来了又怎么办呢？她和文彬商量了一下，决定把世祁的票存放在检票员的手里，同时在检票处的黑板上留言。

场内的铃声已经响了，文彬向门口的检票员仔细叮嘱，这位观众是从美国来的，千万别弄错了，娘儿俩这才走进剧场。

舞台上，绣着金黄色花朵的紫色丝绒大幕正在徐徐拉开。舞台正中，用含苞待放的红玫瑰组成“纪念严美蔷舞台生活五十年演出大会”的字样。

周围挂了严美蔷老、中、青三个时期的照片，其中最突出的是三幅大照片：一张穿着军装，胸前戴着大红花，那是1951年抗美援朝时期，严美蔷赴朝慰问志愿军时的留影。第二张照



片中严美蔷一身农民打扮，头戴一顶大草帽。虽然她已经白丝银发，仍不辞辛苦地把演唱送到村里，送到田间地头，送到不能行动的残疾人家里。了解她的戏迷们都知道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当时严美蔷在农村看到一位“五保户”，是双目失明的孤寡老人，老人的儿子为了保家卫国牺牲在朝鲜战场上。虽然政府在学习上对老人有所照顾，但美蔷出于爱心，还是每个月寄给老人一些钱，并委托村干部代为老人购买一些营养品。第三张照片中的严美蔷和曲艺学校的学生在一起，她一边操琴一边教学生练唱。

舞台因照片的装饰而显得更加庄重、典雅，大幕一开观众就报以掌声。年轻漂亮的女主持人从侧幕走出，站在话筒前宣布大会开始，台下又是一片热烈的掌声。

主持人首先介绍美蔷的艺术成就：严美蔷十八岁正式登台演唱京韵大鼓，一举成名。她博采众家长处，自成一派，善于表达人物内心的思想感情，唱腔优美，字正腔圆，艺术魅力征服了广大观众。主持人又指着第三张大幅照片介绍：“这是严老用毕生的积蓄创办的曲艺学校，为曲艺界培养人才。她除了亲自授课外，还不惜重金聘请德才兼备的老师，如今她已是桃李满天下。”观众以一种尊敬的心情又报以雷鸣般的掌声。

演员们在后台正忙着化装，准备吹、拉、弹、唱各式乐器。美蔷扬起右臂，工作人员替她扣好旗袍的纽襟儿，接着递给她

她惯用的紫砂茶壶，壶底垫着一块雪白的小毛巾，美蔷接过小茶壶呷了一口。

剧场经理走进后台，兴高采烈地说，今晚有一位观众特地从美国赶来看演出。美蔷不经心地回答说：“恐怕是老观众，现在侨居国外吧。”“可不是，一看就是老观众了，难得他还真订着好票了，很靠前。”唱单弹的青年演员问：“是几排的？回头到边幕沿儿看看是什么样的人，这么迷咱们严老师的唱啊！”经理想了想说：“好像是三排十号的。我跟你们说，台湾同胞和海外华侨对于曲艺的迷恋，胜过咱们自己的观众啊！”

美蔷听到这位华侨买的是三排十号的票，猛地一惊。催场的过来提醒她：“严老，您该候场了。”美蔷这才回过神来，“哦”了一声，若有所思地走向边幕。主持人在台上向观众宣布：“请老艺术家严美蔷与广大观众见面。”顿时观众席一片沸腾。

坐在观众席上的漪清一边鼓着掌，一边不住地回头向后张望，她心急火燎，可仍不见世祁到来。文彬更是急得站起来向后面寻找着。漪清使劲拉住文彬的衣角：“坐下！你挡住后边的人了。看样子你舅舅不一定能赶上了，顺其自然吧，咱们着急也没用。”漪清虽然这么说，可是心里仍希望世祁能赶到现场。

舞台上追光大亮，严美蔷淡妆素服，端庄大方，缓缓登台，观众们不约而同地全场起立，雷鸣般的掌声响彻剧场，鲜花和彩条从台下抛向舞台，主持人拾起花束送到美蔷手里，美蔷面

